

独幕话剧

山 魂

——献给英雄的老根据地人民

大 刚 作

長江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故事发生在江西革命老根据地的磨盘山上。当时主力紅軍已經到达了陕北，留下在这座山上的，只有一支游击队。游击队的联络员徐根全由于叛徒徐根富的告密而被白軍俘虏了。白軍逼着徐根全帶路搜捕山上的游击队，根全机智地借敌人的手，枪毙了叛徒徐根富；并抱着白軍团长一同跳下崖去，壮烈地牺牲了。

这是一个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，对讀者，特别是青年讀者进行革命傳統教育，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。

山 魂

——献给英雄的老根据地人民

大 剛 作

長江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）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建新印刷廠印刷

787×1092 1/32 5/6 印張·13,000字

1958年3月第1版

195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,000

統一書號：T10107·92

定 價：（7）0.08元

時間：1935年冬。

地點：贛東北的磨盤山某嶺。

人物：

• 徐根全——二十八歲，游擊隊聯絡員。

• 劉學貴——三十歲左右，游擊隊長。

游擊隊員甲，乙，丙，丁……

• 游擊隊哨崗甲，乙……

徐根富——二十六歲，徐根全的弟弟。

白軍團長——四十多歲。

白軍副官——三十多歲。

• 白軍士兵甲，乙……

布景：山頭。左面是通向山下的小道，右面有一個可以隱蔽多人的石洞，洞口有一個可以搖動的大石擋着，從外表上看不出來這裡有着一個石洞。台右後方是懸崖。

山谷巍峨崎嶇，很為險要。

〔幕啟：白雪塗抹着山石和枯樹，陰霾的天空從東方微微的閃射出一絲兒雪後的晚霞。〕

隊長劉學貴懷着沉重的心情，遙望着群山凝思。游擊隊員們有的坐，有的立，有的托腮嘆息，有的憤怒的咬緊牙關。靜悄悄地，空氣壓抑得使人窒息。

〔不知是誰，“哇”的哭出聲音來。〕

刘学贵：（猛然轉过头来）是誰？是誰？！

〔哭声悶住了，但还在抽咽。

刘学贵：（他严厉的睜大了眼睛，那已是湿润了的眼睛，漸漸的眯起，臉上浮現出善良的苦笑）哭——有什么用？

游击队员甲：（一个粗壮的小伙子）队长，那你說怎么办呢？

游击队员乙：是啊！我們不能眼看着他……（說不下去了，原来他就是哭泣的那个少年）

游击队员甲：我們下山和白狗子拚吧，把他救回来！

〔“对！”有几个人附和。

游击队员甲：我打冲锋！

刘学贵：（又严厉的瞪起眼睛）你是共产党员嗎？

游击队员甲：（茫然）是啊？

刘学贵：共产党员做事从不莽撞！

游击队员甲：（明白了队长的話，但难忍的憤怒和痛苦捶击着他，他捧着头坐下来）嗯……

刘学贵：（对众）同志們！千万不能意气用事啊！我們是游击队，我們打敌人，是讓敌人挨了打以后，才知道是我們打的；我們躲敌人，是为了我們能够繞到敌人的后面准备伏击，而敌人还以为我們在前面呢。懂嗎？我們要是和敌人硬拚，那正是敌人最欢迎的，可是，同志們，我們能做敌人欢迎的事嗎？

众队员：不能！

刘学贵：我們如果有力量和白狗子硬拚，那我們早就收复了遭難的根据地啦！（他指着山下）我們最亲密的战友徐根全同志被捕了，我們唯一的办法是坚持，象鉄一样頑强

的坚持下去!

〔大家肃穆无声，空气十分低沉。〕

游击队员甲：（顺手摔一块小石头）想起徐根富这个叛徒，他把自己亲哥哥都出卖了，我真恨不得扒了狗日的皮！要是队长给我下个命令，我拚死也下山把徐根富干掉！

〔刘学贵看了看游击队员甲，游击队员甲才蹲下来。〕

游击队员丙：（年纪约四十多岁）根富也太没骨头了，自己在山上熬不住下了山也就罢啦，还把亲哥哥卖给白狗子，真不知道他还有人心没有？

游击队员丁：听说白狗子扣押了他的老婆孩子。

游击队员甲：为了老婆孩子就出卖哥哥？出卖革命？

游击队员丙：什么为了老婆孩子，要没有十两金子的悬赏，他也不会那么彻底的卖良心！

游击队员甲：说不定狗日的还要带敌人来搜山呢！

游击队员丁：哎呀，他知不知道我们的洞啊？

游击队员丙：他九月就下山了，怎么会知道？

游击队员丁：但是徐根全知道啊！

刘学贵：（轻轻地）你以为……

游击队员丁：队长，根全是我们的联络员，敌人绝不会轻轻放过他的，加上他那个狗食兄弟一牵扯，万一徐根全心一软我们全队就都得遭殃啊！我就心——

游击队员乙：他不会出卖我们的！

游击队员丁：你就那么相信？

游击队员乙：不单我一个——

刘学贵：我们完全应该信任他！徐根全是个好党员。

游击队员丁：可是，队长，根全和我是一个村的，他为人心眼儿最慈，而且他弟兄两个感情还特别好，上次为了徐根富下山，他伤心得都吐了血。

游击队员乙：那是因为气的！

刘学贵：这是阶级斗争啊！不是呕气，也不是伤心动情的事。徐根富的叛变，对我们却是一个极大的威胁，他不单出卖了我们一个好同志，特别是他最清楚我们的活动规律，他比一个团的白匪军还要更威胁我们！这到是最可恨的！你们知道为什么他带领着白匪把亲哥哥抓去呢？

游击队员乙：因为根全是我們游击队的眼睛。

刘学贵：对！敌人出十两金子悬赏要抓徐根全和我，为的是消灭我们这股游击队。敌人的目的还不仅在这儿，他们是想把磨盘山打通，进一步控制弋横两县的游击部队。我们被消灭，就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生命问题，而是关于弋横地区全体游击队的安全！这是敌人得到徐根富这个叛徒的最大收获！

游击队员甲：他娘的！（一咬牙，使劲捶了一下大腿）

〔突然山腰出现绿色信号弹。〕

〔哨岗甲跑上。〕

哨岗甲：报告队长！敌人开始搜山了。

刘学贵：嗯，小张，继续观察！

哨岗甲：是。（跑下）

游击队员甲：哼！狗子们每天不搜几遍山总不会过瘾。

刘学贵：但今天这一次，不同往常。

游击队员丁：队长，今天这洞，还能隐蔽吗？

游击队员丙：除了洞，我們上哪儿去？

刘学贵：洞，是目前我們和敌人作战的最好武器。

游击队员丁：队长，我提个意見，全队这么多人，万一洞被出卖了，那我們就要被敌人一网打尽啊！我提議散躲。

〔零落几声枪响。〕

刘学贵：散躲？东一个，西一个，你忘了今年秋天牺牲的同志啦？

游击队员丁：可到底还有一綫生路啊！

哨崗乙：（跑上）报告队长，白狗子黑压压上来有一个团。小張被敌人尖兵摸去了。

刘学贵：什么？他們怎么会知道哨兵的位置的？

哨崗乙：敌人的尖兵由一个便衣带着抄近路上来的。

游击队员丁：看看，我們被出卖了！

刘学贵：你看清楚那个便衣是誰沒有？

哨崗乙：沒有，他把帽子压得低低的。

刘学贵：撤崗！

哨崗乙：是。

游击队员丁：散躲吧，队长？

刘学贵：（坚定地）不！

游击队员丁：队长，党是要我們保存实力的！散躲是活路！

游击队员甲：进洞就是死路嗎？

游击队员丁：是死路！

游击队员乙：你一点都不信任徐联络員？

游击队员丁：我不能拿生命开玩笑！我不敢拿全体同志的命換信任！

刘学贵：我敢！在紧急关头，我敢信任一个忠实的同志！

众队员：对！

刘学贵：我命令，全体下洞。

游击队员丁：队长！

刘学贵：（严厉地、几乎是在喊）队长刘学贵在命令你！

游击队员丁：我不能做无谓的牺牲。

刘学贵：胡说！立刻下洞！（带头入洞，众随入）

游击队员丁：（急得跺脚）好，好，好！我服从！刘学贵呀，
你的固执要害多少条命啊！

〔游击队员丁随众入洞，哨岗乙压后，弄好大石，犹如山石堆累，毫无破绽。〕

〔少顷，徐根富鬼鬼祟祟引导两个白军尖兵上。〕

白军甲：又他妈的没影儿啦！

白军乙：跟鬼一样。

白军甲：（走到悬崖头）都到了悬崖绝壁啦！

白军乙：徐先生，游击队呢？

徐根富：刚才不是让你勒死了一个吗？

〔白军团长与副官上，后面跟着几个士兵。〕

白军团长：（接徐根富的话）一个不够！我们要的是全部，全部！

徐根富：是，团长。

白军团长：王副官，命令大队分几路把全山封锁！搜山！

白军副官：是！

白军团长：一个草堆和一个石缝都别放过！

白军副官：是！（下）

白軍团长：正牌子紅軍死在我手里也不知道有多少，偏偏这些“土击击”这么难对付，真有邪鬼。徐根富！

徐根富：（立正）有！团长。

白軍团长：你是国軍的有功之臣，怎么也說話打折扣哪？

徐根富：团长，我既然能把哥哥都献出来啦，我还能打折扣嗎？

白軍团长：那你說磨盘山游击队的活动点在这儿，怎么不見影了？

徐根富：我下山也几个月啦，可能他們又有了新花样。

白軍团长：新花样？难道飞上天啦，入了地啦？真有邪鬼！

徐根富：团长，我哥哥知道，非問他不可。

白軍团长：哼，他要不知道，我还能帶他上山來嗎！

徐根富：（一惊）怎么？团长把徐根全也帶上山啦？

白軍团长：就怕他沒有你这样痛快！

徐根富：（不安起来）可是……

白軍团长：徐根富，我得到了你小子，真好比三国演义里張松献地图一样，給我多长了一只手。

徐根富：都是团长的栽培。

白軍团长：不过你得赶快把“地理图”給我画出来，我要先控制磨盘山！

徐根富：我不出三天就把图画好，保証叫磨盘山变得和您的手掌一样清楚。

白軍团长：可是今天你能断定刘学貴在这个山头？

徐根富：我敢断定。

白軍团长：好！（得意地）今天我不把这股子“土击击”干掉，

算我不是軍人！

白軍副官：（上）团长，全布置了。只是還沒搜出一个来。

白軍团长：真有邪鬼！（向徐根富）你真的敢断定他們是在这个山头？

徐根富：敢！

白軍团长：我可相信你啦！今天能解决这股“土击击”我給你个少尉。要是讓我們这一团人馬扑了空，我可要办你个謊报軍情！听見了沒有？

徐根富：是是。

白軍副官：团长，我猜，准是藏在一个集中的地方了。

白軍团长：（对徐根富）他們会挖地道嗎？

徐根富：对啦，可能有地洞。

白軍团长：地洞？（很注意）

白軍副官：我猜，准是我們把山头弄錯了，东西南北四个岭，干嘛偏偏上这个岭？

徐根富：我敢拿脑袋担保是这个岭，剛才还干掉一个哨崗呢！再說昨晚上我跟踪徐根全的时候，也亲眼看見他从这个岭下来的。

白軍副官：（凑到团长耳边）我猜……

白軍团长：别你猜我猜的啦！

白軍副官：是。

白軍团长：带徐根全上来！

白軍副官：（对白軍士兵）把那个犯人押上来。

〔白軍士兵应声下。〕

徐根富：（急切地）团长，讓我躲一躲吧。

白軍团长：你現在是我的諜報員啦，將來和你的熟人老乡打交道的日子多着呢，怕他干嘛？

徐根富：不是，別人我都不怕。可他是我哥哥……

白軍团长：不，你要留在这儿，我还用得着你。

徐根富：团长……

白軍团长：少囉嗦！

〔吆喝声：“走快点！”徐根全被五花大綁的帶上。〕

白軍团长：徐先生，辛苦啦，陪着我們爬山越岭的，累了吧？

歇歇，歇歇。

徐根全：（鄙視的一笑）慣了，不在乎！

白軍副官：你混蛋！（吐沫星子噴了团长一臉）

白軍团长：（反手一个大嘴巴子，打在副官臉上）多嘴！

白軍副官：喔啲！（捂着臉站开）

徐根全：副官先生，多嘴沒好处。

白軍副官：（嘀咕）鬼！……

白軍团长：（笑容可掬地）徐根全先生，这都是为了你的面子啊！

徐根全：謝謝。（眼睛斜瞟着躲在一旁的徐根富，徐根富不自然的低下了头）

白軍团长：你是个聪明人，用不着我多說，現在替我們指点指点吧。

徐根全：指点什么？

白軍团长：別装糊涂了，刘学貴是你的老伙伴，他們还瞞得了你？告訴我，他們藏哪儿去了？

徐根全：这可真是個難題。他們山猫子似的，这山跑到那山，

誰知道今天又藏到哪儿去啦？

白軍团长：哈哈，徐先生別哄我了，徐根富已經告訴我們……

（試探的拖長了調門）

〔徐根全默然無語。〕

白軍团长：（突然高聲）在這個嶺上！

徐根全：（看他一眼，輕蔑地）哦？

白軍团长：（陰森地）他們有一個保險的洞！

徐根全：（一震，但立時鎮定。順便坐在擋洞的大石上）要真有個保險的洞，我徐老大可以逍遙自在的坐在洞里，也不會叫他（以頭指徐根富）帶人在下山小道上抓住我了。

白軍团长：不肯說是不是？

徐根全：既然团长先生知道了，何必問我？

白軍团长：（轉笑容）徐先生，咱們交個朋友好不好？我很佩服你的膽氣。我看你年紀還輕，凡事得往開想，別太死心眼兒，共產黨已經被我們五次圍剿剿光了，就連你們贛北的頭子方志敏也都難逃羅網，沒指望啦。你放着明路不走，干嘛走黑路呢？

徐根全：（頑皮地笑着）是嗎？

白軍团长：（拍拍徐根全的肩膀）只要你一句話，我把劉學貴他們全隊接下山去，大家都算沾了你的光啦，有家可以回家，爹娘見面，夫妻團圓。你自己苦，也得替大伙想想，不能叫大伙在山上受活罪，你說對不對？

徐根全：可不，我是得為大伙着想。

白軍团长：那麼你答應了？

徐根全：答應什麼？

白軍团长：告訴我他們的隱蔽點。

徐根全：這不，一二三四，四個山頭，反正他們離不了山，
山下是你們的，他們不大下去，除非燒你們碉堡的時候。

白軍团长：胡說八道！（跳起來）

徐根全：（輕輕地）別跳，山上路不平，留神摔壞了腿。

白軍副官：我斃了你！（拔槍）

徐根全：副官先生，不怕挨嘴巴子啦？

白軍副官：報告团长，我受不了啦！

白軍团长：真有邪鬼！（對徐根全）你怕死不怕死？

徐根全：（爽朗的大聲笑起來）哈哈……哈哈……

白軍团长：（沒辦法的踱步）真有邪鬼！

徐根全：（縱情笑着）哈哈……哈哈……

白軍团长：徐根富！

徐根富：（微弱地）有。

白軍团长：你給我說說他！

徐根富：我？……

白軍团长：快！

徐根富：团长——

白軍团长：我敲碎你的腦袋！

徐根全：當叛徒真是兩頭不討好。

徐根富：（幾乎叫人聽不見）哥哥。

徐根全：（嚴肅地）做什麼？

徐根富：听……听团长的話吧。

徐根全：我听了，我又不是沒長耳朵。

徐根富：把……把刘学貴的……

徐根全：（怒火冲上来，但他坚毅的克制住，索性闭上眼睛）刘学贵的什么？

徐根富：他們躲的地方只有你清楚啊！

徐根全：我是很清楚。

徐根富：那，那你快說吧，一句話就可以救了你，救了我，也救了家，也救了游击队——免得在山沟里受罪了。

徐根全：能救这么多人哪？（眼睛盯着徐根富）

徐根富：（理屈地）是……呀。

徐根全：那太可惜了。

徐根富：怎么？

徐根全：昨天一夜，給团长大人的九次毒打，我把他們藏的地方給打忘了。

白軍副官：你放屁！

白軍团长：站一边去！（急走至徐根全面前）昨晚上是我的錯，只要你說了，我送你进医院，养伤，另外賠償損失，怎么样？

徐根全：我不是說了，忘了么！

白軍团长：徐先生真不給我一点面子嗎？

徐根富：哥哥，我求求你好吧。

徐根全：（突然地唱起来）“送郎当紅軍，勇敢杀敌人，土豪呀，劣紳呀……”

白軍团长：（嚎叫）你唱什么？

徐根全：（声音又高一些）“送郎当紅軍，……”

白軍副官：不許唱！

白軍团长：住嘴！

〔白軍士兵聽見这首苏区歌曲，不禁倒退一步。〕

徐根全：不为别的，团长大人，我一瞧見我的弟弟，就想起当年在赤卫队上，我們哥儿俩打了土豪，斗了地主，翻了身，快快活活的在一块，肩靠着肩，白天唱，晚上唱，最喜欢唱这个歌。那时候他比我唱得好听多了，我的嗓子天生的发毛，我們的爹，我們的娘，都是那么偏爱富仔子，喜欢听他唱。我永远忘不了，他紅噴噴的臉，流着汗，唱着歌，手里拿着紅纓枪……

徐根富：哥哥！（低下了头）

徐根全：（忍住了泪）徐根富先生，現在大概不喜欢唱这个歌了吧？

徐根富：哥哥！我……我……（捫起臉）

白軍团长：（一脚踢中徐根富）軟弱的东西！（对徐根全）徐根全，我告訴你：今天我下了决心，不搜出游击队，我誓不下山！

徐根全：山上到夜里有狼啊！

白軍团长：你到底想走哪条路？徐根全！

徐根全：哪条路走得通我就走哪条！团长先生！

白軍团长：我問你，是想走死路还是走活路？

徐根全：那可难說，你的死路在我看来是活路，你的活路在我看来，反而是死路！

白軍团长：（大怒）頑固！

〔徐根全泰然的对他輕輕冷笑着。〕

白軍团长：你說不說？

徐根全：說什么呀？

白軍副官：你少裝佯！

白軍團長：干干脆脆回我一句話！

徐根全：團長先生，你看你又是叫又是跳的，一點不累嗎？

還是聽我唱唱歌吧。

白軍團長：來人，再給我打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！

白軍副官：（正中下懷）是！（和兩個白軍架住了徐根全）

徐根全：還打？不嫌費事啊？

白軍團長：拖那邊樹上吊起來打！

〔副官和兩個白軍把徐根全拉了下去。〕

白軍團長：真有邪鬼！

〔鞭撻聲夾雜着徐根全輕輕的呻吟。白軍團長焦急的走來走去。徐根全伏在石頭上，象癱了一樣。〕

白軍團長：拖這邊來！

〔內應聲。兩個白軍架着徐根全，副官手里提着寬皮帶上。〕

徐根全：（被放倒地上）副官先生，你真能公報私仇。打得……很毒啦。

白軍團長：說不說？

徐根全：不說，只想唱。

白軍團長：再問你一句，說不說？

徐根全：（掙扎着）“送郎當紅軍……”

徐根全：（叫出來）哥哥，別唱了，別唱了！

白軍團長：（臉部一扭）王副官！

白軍副官：有！

白軍團長：（牙縫里噴出來的聲音）挖了他的眼睛！

白軍副官：是！

〔两个白軍过去拉起徐根全。〕

徐根富：哥哥！你怎么一点也不动心哪！

徐根全：你們真的要挖眼睛？

〔副官得意的从腰中抽出“軍人魂”^❶。〕

白軍团长：挖！

徐根全：（激动得嘴唇发抖）团长先生！

白軍团长：只要你点头。

徐根全：你們真的能活生生把一个人的——眼睛挖出来？！

徐根富：真的，哥哥，我亲眼看見他們干过的。

白軍团长：你点头不？

徐根全：（似在自語）把人的眼睛活生生的挖出来？

白軍团长：你害怕了吧？

徐根全：（机智的眼睛一閃光）嗯，是可怕。

白軍团长：答应了？

徐根全：——我依你們。

徐根富：哥哥你总算明白啦！（跑过来）

徐根全：你站远点，不然我不說，又要唱了。

白軍团长：（大喜）徐先生，真委屈你了。

徐根全：我不能白說。

白軍团长：那当然，我們賞你全照黃金計算。

徐根全：一共多少？

白軍团长：十两。

徐根全：我要双份。

❶ 国民党軍官用的短刀。